



# 快意恩仇與忍辱偷生：兩個底層軍官的血淚人生

文 / 二大爺

中國人的處世哲學裏面，“好死不如賴活著”是非常重要的壹個原則。但這個原則操作起來往往會有很大的問題——因為大多數面臨“好死”還是“賴活”這種重大抉擇的年代，都是非常操蛋的年代，普通人的生存空間極其逼仄，往往是既不能好死，又沒法賴活。這裏我先講兩個故事，兩個山東籍普通軍官的血淚人生。

先說快意恩仇的叛徒的故事。

姜華亭是1956年入藏的解放軍壹個底層炮兵軍官。單從個人的履歷來看，說他又紅又專沒有絲毫疑問。念過書，17歲開始就在山東萊陽老家參加八路軍下屬的兒童團鬧革命，抗戰後加入解放軍，壹路屢立戰功，1948年作為後備幹部被送入軍政大學學習，其後先後保送東北炮兵高級學校、沈陽東大營高級炮校學習，專攻炮兵。既有實戰經驗，又有專業素質，這麼壹個天生的專政工具，自己家裏卻首先遭遇了專政。

姜華亭的父親解放前是負責征糧的，國共內戰雙方打得不可開交，共產黨撤退的時候命令他隱瞞糧食。但後來國民黨攻占萊陽，老姜頭覺得瞞不住，就把這批糧食交給了國民黨。結果後來共產黨殺回來，秋後算賬，召開批鬥大會，抽掉老姜頭兩根肋骨，活活給打死了。

姜華亭在前線流血賣命，老爸卻在後方被專政。更要命的是，這事由於地方上的刻意隱瞞，姜華亭是4年後才從親戚口中得知。個中悲憤，可想而知。姜華亭畢竟是在舊學堂念過書的人，傳統人倫理念尚未泯滅，悲憤難平，但也只能隱忍不發。當時西藏形勢日趨緊張，噶廈政府與解放軍之間劍拔弩張，開戰在即。姜華亭有心思變，主動報名入藏。

1958年，反右之風刮到了部隊。在之前的大鳴大放中憋不住，提了很多意見的姜華亭面臨被批鬥的困境。加上他和當地

藏族姑娘的私通被人抓住把柄，結局已經可以看見。當年3月，他幹脆壹不做二不休，以演習之名擅自調動部隊，自己則化妝單獨出逃，投奔藏軍。當時的藏軍還未公開決裂，所以不敢收留他，把他輾轉送到壹支叫做“四水六崗衛教軍”的叛軍手裏。

四水六崗是藏區的泛指，這只叛軍其實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康巴遊擊隊。這只遊擊隊雖然得到了美帝和噶廈政府的支持，但多數是地方武裝牧民的臨時糾合，不僅沒有正規的建制，連最基本的軍事訓練都沒有，很多隊員連怎麼瞄準都不會。雖然康巴人歷來以強悍著稱，但這種水平的烏合之眾，要和解放軍對抗，那無異於以卵擊石。

這個時候，姜華亭的軍事才華才得以真正的爆發。他從最基本的拆解槍械、戰術動作、練習發炮起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讓康巴遊擊隊脫胎換骨，從壹堆烏合之眾迅速轉變為學會了夜戰、近戰、以少打多、打了就跑等遊擊戰術素養的半職業軍隊。叛軍司令用人不疑，給予了他極大的信任，任命他為前敵總參謀。事實上的戰術策劃都出自於他。

雖然在人數和武器上都出於明顯劣勢，但由於姜華亭深諳解放軍常用圍點打援、穿插迂回、分割包圍等戰術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利用解放軍輕敵的心理，數次重創清剿部隊。

特別是1958年9月，姜華亭經過精心策劃，以少擊多，帶領500余人在山南尼木宗伏擊了解放軍兩個團2000余人。他的奇襲戰術打得解放軍暈頭轉向，在不知道叛軍有多少人的情況下被各個擊破，包括團參謀在內戰死的270余人。這也是解放軍在藏區作戰中最嚴重的壹次損失。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事後說：“十八軍……從未有在尼木宗拿三倍以上兵力，還打敗仗的事情，關於這次損失，

將何以向中央報告？”

為了捉拿這名叛徒，解放軍懸賞四萬銀元。這個價格幾乎是天價。姜華亭的價值居然是在懸賞中才體現出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會有大仇得報的快感。

康巴遊擊隊失敗後，多數骨幹得以冲破重重包圍，成功出逃印度，事實上也是來自於姜華亭的謀劃。解放軍的每壹步部署，幾乎都被他提前識破。姜華亭出逃後，在印度南部門索市生活了20多年，最終於1987年病逝。可算得上善終。

再說忍辱偷生的模範的故事。

郭興福是壹名步兵連長。死後得到的榮譽非常高，被官方評為“100位新中國成立後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範人物”。他發明的“郭興福教學法”，至今都是解放軍軍事教學的樣板。

這個模範也是山東人，前半生的人生軌跡和老鄉姜華亭高度類似。14歲就參軍打仗，1948年在濟南投誠共軍，參加過淮海、渡江、淞滬、漳廈戰役，因為作戰勇敢，火線入黨，建國後被保送入軍校學習。之後在南京軍區擔任連級幹部。這個人非常敬業，自己刻苦钻研，摸索出了壹套貼近實戰的軍事訓練方法，所帶領的部隊軍事素養明顯高人壹頭。

因為有在國民黨服役的經歷，郭興福這種有所謂“歷史汙點”的人縱有大本事，在講究出身的共軍中其實是希望不大的。但1963年的壹場軍事比武卻出人意外的捧紅了他。他率領的部隊因為戰術嚴謹，動作規範，壹舉在比武中脫穎而出，官方隨即以“郭興福教學法”命名了他的訓練方式，並在全軍中推廣，他的人生貌似得以逆轉。

但幸福來得有多快，消失得就有多快，壹手捧紅他的大將羅瑞卿在之後的政治運動中失勢，被鬥

得極其淒慘。失去了靠山的郭興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殘酷性，拒絕揭發自己的恩人，結果可想而知，被打入羅瑞卿的死黨壹夥，從神壇重重跌落，天天被遊街。

這個職業軍人到了這壹步已經沒有什麼退路。和姜華亭不同的是，他想到的不是反抗，而是死。而且是拉上全家壹起死。

1967年1月30日午夜，郭興福和妻子商量之後，在家裏勒斃了3個無辜可愛的孩子，其中最小的兒子剛剛壹歲；然後割斷了妻子李淑珍靜脈血管；然後，自己試圖通電自殺，但屢屢不成，隨即又朝自己砍了幾刀……

可是命運就是喜歡嘲弄悲劇。就這樣，他的三個孩子死了，兩夫妻卻沒死成，被人發現後搶救了過來。罪上加罪，被判處死緩，後改為20年徒刑。坐牢9年之後，已經是滿身傷殘的他才趕上平反，但這個時候，這個曾經的全軍尖兵，連話都說不出了。

1985年，年僅55歲的郭興福遭遇車禍身亡。留下老伴幸存至今。

說實話，這兩個士兵的故事讓我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。同樣是歷經坎坷，前者雖然處處是罵名，所謂的負能量，但讀起來讓人莫名輕快。而後者，每壹處貌似偉光正的正能量。但只要妳想想那3個被自己的父親親手殺死的孩子，想想那個血肉模糊的模範，妳很可能壹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常人讀歷史，往往會有壹些既定的人設和立場。但實際上歷史的複雜性往往就在於，是非曲直，往往只有當事人感觸最深。歷史評價和地位也會因人、因時而異，蓋棺定論，為時尚早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每壹個人，在面對國家名義的不公的時候，爭取個體的自由和獨立，才是最大的正義。因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，只有遺憾和血淚。

## 心態決定冷暖

文 / 譚文革

中午，我將最近發表的壹篇散文《凍筆新篇不懶寫》發至微信朋友圈，同學習文兄很快作了點評：“好寂寞的壹個冬夜！李白此詩所表達的孤寂之感，比《靜夜詩》有過之而無不及啊……沒想到文革兄反其意而用之，讓妳的冬夜，比起李白的冬夜來，多了許多的暖意與亮色。讀了李詩，倍添寒冷；讀了兄文，陡增熱量！”

我知道習文的點評是褒意的，非常精辟，比較中肯，盡管其贊譽之詞有些過，但表達了他的真情實感，因而我十分高興，當即回復了兩句話——“以暖心讀冷詩，意境完全不同。”

習文兄是連源壹中高中語文骨幹教師，對中國古典詩詞頗有研究，顯然對李白此詩讀得很透。確實，詩中的“凍筆”、“寒爐”、“雪滿”都表達了“冷”意，說明那壹夜非常的寒冷，那時應是隆冬；而“月白”、“前村”說明李白正在思念故鄉，仿佛看見了故鄉的前村，總之，該詩反映了詩人的孤寂和內心的寒意。

而我讀李白“凍筆”詩時的心態和感受則完全不同。雖然室外的溫度已降至零下二度，室內溫度也不高，但我和愛人正在電熱桌旁取暖，我壹邊品著熱茶壹邊讀書，愛人剛好接到女兒從外地單位打回的電話，她有說有笑，聊得正歡。我當然也是快樂的，心態很好。我以好心態、溫暖的心去讀詩仙的這首“冷詩”，其意境當然完全不同。

下午去單位上班，我壹路步行，冬天燦爛的陽光照著，我的心情好極了。我在想同學的那句話——“讀了李詩，倍添寒冷；讀了兄文，陡增熱量”。確實，李白這首詩的基調是寒冷，而同樣在寒冷的冬夜，我寫出的文章卻滿是熱量，什麼原因呢？是心態不同。

人的心態決定自己的冷暖。同樣的事物，心態好的人看到的是正能量，是積極向上的東西，心態差的人看到的是陰暗面，會愁眉苦臉，因而心態確實很重要。心態好，心情好，身體也會不錯，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滿；心態差，心情差，身體也受影響，矛盾增多，家庭並不幸福。

人的冷暖，確由自己的心態決定。在火熱的夏天，有的人燥熱不安，悶熱難受，有的人卻感到清涼，比較舒爽，什麼原因呢？答案是五個字——“心靜自然涼”。那怎樣才能心靜呢？是有良好的心態。有良好心態的人，即使在火熱的夏天也會感覺清涼。

同樣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有的人非常怕冷，討厭那數九嚴寒，有的人卻喜愛冬天，喜愛看雪，有少數人還愛冬泳，壹點也不怕冷，什麼原因呢？還是人的心態問題。人的心態好，心裏暖和，感覺冬天並不冷。

世界上最寒冷的是心寒，如果人的心寒了，即使在如火的七月，也會覺得冷風蕭蕭；世界上最溫暖是心暖，如果人的心暖了，就算在嚴寒的雪天，人也感到暖意融融。

既然心態決定冷暖，那我們應追求的境界是：在寒冷的冬天，心裏總有壹股暖流；在炎熱的夏季裏，心裏總有著壹汪清泉。



揭露社会黑暗面、鞭挞社会“向下的力量”，为受损害、受侮辱的最底层呐喊。让丑恶的人和事剥晒在阳光底下，接受舆论的监督。  
华夏早报 | 灯塔新闻 24小时新闻热线：  
185 1382 0014